

定義中亞

強權競逐的歷程與結果

Defining the Central Asia: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and Its Impacts

侍建宇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暨傳播系

壹、前言

「中亞」作為一個不確定的「區域」概念，主要的原因是國際強權政治的競逐。就算在蘇聯解體前後，聯合國開始討論這個區域的歷史與範圍，但是定義上仍然「搖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先後出版 6 冊《中亞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¹涵蓋範圍從古到今各種歷史議題。書中並未定義「中亞」，然而從各章內容討論來看，教科文組織對「中亞」地理範圍應該是採用一個比較寬鬆的角度；除去蘇聯解體後獨立的 5 個共和國、還包括蒙古、中國西部、北印度、巴基斯坦、伊朗東北部、阿富汗，以及俄羅斯遠東地區。

背後理據應該牽涉到區域與相鄰國家身份認同的想像、塑造與

¹ 請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官網資料：
<http://www.unesco.org/new/en/social-and-human-sciences/themes/general-and-regional-histories/history-of-civilizations-of-central-asia/>

鞏固的問題。換句話說，涉入「定義中亞」的行為者應該不限於國家。基於篇幅限制，本文只嘗試討論國際強權競逐角力如何透過制度共建區域認同、哪些國家應該被納入、又有能力可以參與這個認同建立的過程等等相關問題。在拉出歷史的縱深後，本文也簡單分析美、中、俄當前形塑中亞區域主義的構想與進程。

貳、帝國強權角逐史所呈現的「中亞」

中亞進入現代國際關係，來自俄、英、清帝國的競逐。在時序上，俄羅斯對這個地區的稱謂歷經「突厥斯坦與哈薩克斯坦」、中亞 5 個加盟共和國，最後「中亞」再由「他稱」轉為「自稱」。

所謂「突厥斯坦」一詞原是九到十世紀，波斯人與阿拉伯人指謂那一塊突厥人居住之區域，不完全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地方。中亞雖在十四世紀後徹底伊斯蘭化，仍混入了過去很多其他宗教的元素，例如，西元前六世紀就出現的瑣羅亞斯德教（或稱祆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aeism）、猶太教（Judaism）、以及基督教的聶斯托留派（景教, Nestorians）。西元前一世紀曾傳入具有希臘特色的佛教，再加上當地本土發展出來的薩滿與萬物有靈信仰（Shamanism and Animism），其實宗教與當地草根文化上互相調和混雜的「綜攝現象」（syncretism）非常明顯。就算到現在，當地伊斯蘭信仰其實非常具地方特色，不像阿拉伯世界那麼「嚴謹」。中亞伊斯蘭信仰的蘇菲主義（Sufism）與查迪斯論/維新主義（Jadidism）又非常不同於中東阿拉伯伊斯蘭信仰的內涵風貌。一直到 1980 年代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之後，中東不同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開始傳入，使得作為社會文化價值基礎的伊斯蘭教，變得更加複雜，也成為強權操弄的工具。

俄羅斯帝國併入中亞領土，帶入了「政治的」意義；1884年正式設立「突厥斯坦總督」作為當地的行政長官。「俄屬突厥斯坦」相對於當時大清帝國統治的突厥斯坦，開始有了「西突厥斯坦」與「東突厥斯坦」之分。俄國外交官提姆科夫斯基（ЕА Тимковскіј）護送東正教修士團出使北京，後來1824年寫成《1820-21年蒙古至中國之旅》（Путешествіе в Китай через Монголію в 1820 и 1821 годах, СПб.）時，便使用了「東突厥斯坦」指謂天山以東的中國新疆。這個「他稱」後來也被新疆突厥裔民族主義者借用成為「自稱」，就是現在「東突」或「疆獨/新疆獨立運動」的濫觴。²

在西方地理與考古學上，此地區最初廣泛被稱作韃靼高地、亞洲高地、亞洲內陸（la Haute Tartarie/Asie, L'Asie interieure），都是在形容這個地區模糊的人種概念、一般地貌、內陸閉鎖的狀態。河中地區（Transoxania）原本就是歐亞大陸上文明交會、古代絲路必經的通道，泛指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所在地，也就是阿穆河（Amu Darya）與席爾河（Syr Darya）流域。在歷史上也是強權爭奪之地，希臘、阿拉伯、突厥、蒙古、還有中國歷史上的唐帝國都曾擴張到此處，爭戰不斷。

在現代工業革命帶動的海上帝國興起之前，蒙古作為陸上游牧帝國，曾稱霸歐亞大陸草原。從蒙古角度看，當時所謂「中亞」應該是馬匹能夠縱橫所及的草原地帶；蒙古游牧部族從七河（Zhetysu 或 Semiryechye，也就是伊犁河，與其他6條河交會進入巴爾喀什湖

² 所謂「疆獨」當然是一個奇怪的詞語，這是中國政權對新疆獨立或分離主義的稱謂，也就是一種「他稱」。但是，作為當地主體的維吾爾與其他突厥裔民族，他們將「新疆」當成一種殖民地的稱謂，反而將「維吾爾斯坦」、或「東突厥斯坦」作為民族主義運動的「自稱」。而這些所謂的「自稱」其實也是挪用過去帝國政權對他們的「他稱」。

流域)，³向西北穿過哈薩克草原，越過烏拉爾河（Ural River）及伏爾加河（Volga River）直到頓河（Don River）、聶伯河（Dnieper River）到黑海北岸，一直是歐亞大陸上遊牧部族遷徙的主要路徑。所以從遊牧的角度來演繹，中亞範圍就很寬闊，可以西到匈牙利草原、烏克蘭，向東橫跨哈薩克草原、西伯利亞、蒙古、而抵達滿州烏蘇里江、黑龍江，北到北極，南到印度恆河流域。⁴

俄羅斯帝國併入中亞初期，其實在河中地區已經有幾個頗為成熟的農耕定居政權，例如布哈瓦、基瓦、與浩罕汗國。沙俄只是把他們當作保護屬國，並未在政治上將其完全併吞，反而務實地給予頗大自治權，保留伊斯蘭教法與當地的習慣法運作。但在布爾什維克革命後，卻針對中亞領土進行進一步行政劃分，將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稱為「中間亞細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Middle Asia），另外再加上哈薩克。「中亞」或「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Central Asia）一詞，則專稱中國統治下的亞洲內陸區域，例如蒙古、新疆、西藏，跟現在慣用的「中亞」稱謂或內涵不同。

基於經濟分工體系的需要，蘇聯將全國分成數個經濟區，其中吉爾吉斯加盟共和國，塔吉克加盟共和國，烏茲別克加盟共和國與土庫曼加盟共和國被共同組成了「中亞經濟區」（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則被劃分為一個獨立經濟區。在蘇聯時代常常出現「中亞及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³ 流向巴爾喀什湖的 7 條河包括伊犁河（Ili River）、卡拉塔爾河（Karatal River）、阿克蘇河（Aksu River）、列普瑟河（Lepsy River）、阿亞古斯河（Ayaguz River）、巴斯坎河（Baskan River）、莎坎河（Sarkand River）已斷流消失。七河流域包括巴爾喀什湖以南、河中地區以東，伊塞克湖（Lade Issyk-Kul）及楚河（Chu River）為中心的周邊地區；大概是現在哈薩克東南部、吉爾吉斯東部、新疆北部伊犁附近。

⁴ Shirin Akiner, "Conceptual Geographies of Central Asia," in Akiner, 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sia* (London: Curzon Press, 1998).

Казахстан) 的專門名詞。這個名詞在英文中一直對應成 Central Asia and Kazakhstan。總而言之，在蘇聯完成「民族識別」，於 1936 年在俄屬中亞設立 5 個加盟共和國後，此地區從此有了確立的民族政治疆界。「突厥斯坦」稱謂逐漸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五個不同民族組成的加盟共和國。並在共產計劃經濟的意識形態框架下，出現「中亞經濟區域」的概念。原來的「突厥斯坦與哈薩克斯坦」的概念，轉變成「中亞與哈薩克斯坦」，這是一個莫斯科政權政治經濟學概念下的「他稱」。

蘇聯解體後，中亞原為歷史的、或政治經濟的「他稱」，又在 1993 塔什干高峰會又出現變動。哈薩克總統 Nursultan Nazarbayev 提出籌組中亞共同防禦聯盟構想，「中亞」在國際關係上才由「他稱」，正式變為「自稱」，而且納入哈薩克斯坦。但是，這個「政治自稱」的中亞概念並不包含中國所統治的區域。

中亞一直沒有出現由現代民族國家作為基礎，進而合成的「區域」。過去蘇聯時期，儘管有政治疆界的劃分，但是人員物品的穿越流動並未被國家海關強制管控。蘇聯解體後，因為跨界實際經濟來往的需要，情況仍然持續，有些區域的邊界如同「虛設」，所以也沒有成功規劃協調出國際區域主義的制度。儘管有一些空有虛名的區域組織與構想，但是以國家作為成員國的區域整合並不成功，中亞各國政權擔心鄰國佔便宜，彼此並不信任。縱使設立一些徒有其表的組織，也效果不彰，因此也有人說這些國家只是玩弄一些虛張聲勢的「虛擬區域主義」概念。⁵

歐洲語系對於中亞的定義則是來自探險家，輔以大英帝國由印

⁵ Roy Allison, "Virtual Regionalism,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Regime Security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27:2(2008), pp.185-202.

度北上擴張，逐漸形成。十九世紀末，英、俄爭奪勢力範圍，最後在阿富汗碰撞，史稱「大競逐」(the Great Game)。雙方最後在 1895 年簽訂《關於帕米爾地區勢力範圍的協議》，緩衝地帶就是現在像一條手指形狀的瓦罕走廊 (Afghan finger)。換句話說，十九世紀末歐亞大陸中心地帶被分成三塊，由俄、英、清帝國各據一方。

清帝國乾隆朝與衛拉特蒙古的準噶爾遊牧帝國征戰，最後併入新疆，並於 1762 年在北疆設立伊犁將軍，1763 年在南疆於喀什設立總理回疆事務參贊大臣，並採用伯克制，進行間接統治，後來屢有騷亂。清末歷經海防與塞防之爭，左宗棠最後再次克復新疆，1881 年與俄羅斯簽訂《伊犁條約》(又稱《中俄改訂條約》或《聖彼得堡條約》)，確定新疆伊犁地區歸屬後，於 1884 年新疆設行省，將行政中心從伊犁南遷至迪化(現在的烏魯木齊)，從此這個地區的行政治理位階與中原省份統一。⁶

早期歐洲學界對於中亞的概念其實頗為混亂，當時他們可能已經默認俄羅斯帝國的擴張。於是「中亞」在一些探險研究者的概念中，就是指謂現在的新疆，或再加上西藏與蒙古的一部份。1843 年普魯士地理學家洪博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出版的《中亞山脈與氣象研究》(*Asie Centrale: recherches sur les chaînes des mon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s*) 一書，將中亞定義為阿爾泰山往南，直到喜馬拉雅山北面的區域。⁷1887 年，探險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在《中國：我的旅行與研究》(*China: The results of My*

⁶ 民國時期對於新疆的視野充分展現在當時的出版品；參見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中共統治下的新疆史觀，基本上也繼承前者論述口徑，頂多加上一些共產意識形態之潤色，例如把第二次東突建國運動放在中共革命框架下來進行討論，稱為「三區革命」；參見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簡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⁷ Alexander von Humboldt 清楚指出座標，位於北緯 44.5 度和北緯 5 度之間。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 又將中亞定義為由帕米爾高原西邊，向東直到大興安嶺的區域。

一些研究者也會使用「內亞」(Inner Asia) 概念，泛指歐亞大陸閉鎖內陸的區域，於是範圍就不止前蘇聯的 5 個加盟共和國，還包括蒙古、新疆、西藏。⁸也有研究者將「中亞」與「內亞」當成同義詞互用；範圍可以西到烏拉爾河與裏海，東到滿洲，南到阿富汗與伊朗北部。此外也有研究者將「中亞」一詞專門指謂俄屬中亞，以區分「內亞」。⁹

國際強權追逐自己的利益，因此對於這個區域的看法或定義也不同，競逐後再衍伸並定義出中亞的概念與範圍，以闡述中亞在國際地緣政治裡的地位與功能。於是「中亞」也可以包括土耳其的「大中亞」或「大突厥」，也可以再往相鄰地區外擴，「大中亞」甚至也可以等同於「大中東」。Barry Buzan 和 Ole Waever 闡述「區域安全複合體」(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概念時，也曾經將這個地區定義成是一個「弱勢的次級複合體」(a weak subcomplex)，¹⁰內部的安全因素與動能因素仍在積聚，仍待持續觀察。

Cummings 指出，這個地區總是被世界強權瓜分，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那麼要如何理解現在中亞的情勢，她覺得有三個因素需要考慮，那就是：極端地理狀況、游牧與農工生產方式交錯、同時又被周邊強權帝國高度穿透。近代以來，每個曾經進入這個地區的強權勢力，他們都需要面對這個高度受到古代波斯與突厥文化影響的背景。除去地貌耕地、草原、沙漠、峻嶺相互參差，發展現代經濟

⁸ Gavin Hambly, *Central Asia*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9).

⁹ Yuri Bregel, *Notes on the Study of Central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¹⁰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23.

也需要面對過去生成的遊牧與農耕社會價值。這些價值體系現在已經化為具體的社會發展主導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本土底層的「伊斯蘭化」與「突厥化」內涵。¹¹

做為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百年前筆下的「世界心臟地區（Heartland）」或「世界政治的樞紐（pivot）」，完全依靠空中與陸地運輸來發展經濟，於是基礎建設就變得非常關鍵。儘管中亞現在不見得是國際政治經濟學核心利益爭鬥的地區，但是面對中國的崛起、俄羅斯勢力式微、歐盟勢力東擴尚不順利、過去 20 年又成為武裝伊斯蘭主義網絡的主要根據地，這個區域對於世界強權鞏固其利益，以及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應該有增無減。

參、美、中、俄的中亞大競逐策略

中亞能否和平繁榮，似乎並不取決於當地政權，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強權競逐來決定。過去 20 年，美、中、俄三大世界強權，也曾經提出開發中亞的不同藍圖版本。

（一）美國的「新絲路倡議」連結中亞、阿富汗與南亞

美國《絲路法案》（Silk Road Act）可以上溯到 1997 年，由參議員 Sam Brownback 提出，而背後的推手是 Frederick Starr 教授。他曾經提出「大中亚」，也不斷鼓吹「新絲路」，重點就一直放在經濟與社會治理，認為那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前提。¹²最後美國政府願意開始聆聽，甚至採用這樣的見解，完全是為解決阿富汗反恐戰爭的善後

¹¹ Sally Cummings, *Understanding Central Asia: Politics and Contested Transform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pp.21-23

¹² Frederick Starr, ed., *The New Silk Roads: Transport and Trade in Greater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07); *Afghanistan Beyond the Fog of the Nation Building. Giving Economic Strategy a Chance*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2011); Frederick Starr and Svante E. Cornell, *The Long Game on The Silk Roa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8).

問題。

阿富汗境內有各種治理問題，像是販運毒品、非法移民，而美國更關心的是武裝伊斯蘭主義擴散、鄰近地區印巴兩國的擁核、以及能源開發與裏海爭端。Starr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任職時，就與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合作，提出「新絲路倡議」大戰略計畫，一定程度受到歐巴馬政府重視；希拉蕊競選總統時也再次確認這是民主黨穩定阿富汗的一個長期發展策略。¹³「新絲路倡議」其實是一個以基礎建設與區域自由貿易，連結中亞、阿富汗、南亞的計畫。一方面使中亞與阿富汗擺脫與俄羅斯政經關係，另一方面也重劃中亞的區域範圍。企圖將阿富汗的經濟發展，在美國的協調與投資下，向北延伸到中亞 5 國，向南連結巴基斯坦與印度。美國國務院也重組規劃管理當地事務的辦公室，將這個區域與俄羅斯事務脫鉤。

所謂「新絲路倡議」在 4 個方面將中亞與南亞進行連結：區域與能源市場、貿易與運輸、海關與邊境業務、增加企業與民間參與的機會。簡單來說，倡議內容區分成「硬體」與「軟體」兩類；「硬體」就是那些基礎設施，公路、鐵路、電力網絡與發電廠，而「軟體」就是邊境管控與社會治理，搓合區域貿易協定、通關業務、相關物流產業的發展、以及提供投資、創業和教育訓練的機會。¹⁴Starr 認為軟體與硬體要齊頭並進，並在短期立竿見影，向當地社會快速證明展示，美國能夠帶來積極影響，改善人民生活，這個倡議才有機會成功。

¹³ Hillary Clinton 最早提及「新絲路倡議」可追溯到 2011 年，其後甚至作為抵制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藍圖。

¹⁴ 關於「新絲路倡議」摘要說明，可參見美國國務院網站：
<https://2009-2017.state.gov/p/sca/ci/af/newsilkroad/index.htm>

但是，隨著時間過去，新絲路倡議的進展並不順利。主要應該有兩個原因：（1）硬體的基礎設施建設難以籌得資金。如果美國沒有計劃投入大筆資金，親自帶頭或背書、或強力進行區域內國家間的協調工作，其他國際基金組織不會進行投資，風險難以評估，根本無利可圖。（2）這個區域的國家政權沒有合作經驗，彼此信任感低落，也不懂得如何操作雙邊或多邊協調談判。而且巴基斯坦與頗多塔利班游擊隊有著利益的連結，可能並不見得樂見區域國際合作出現。再者，阿富汗政權內部也都是坐擁一定實力的軍閥派系，誰能真正獲利，也牽動區域跨境合作的成功機會。

Starr 曾經在 2017 年 5 月跟我個人當面評論這個新絲路倡議的弱點，甚至不排除與北京協調，並動用中國的力量在這個區域來發揮某種搓合或牽制效用。但是隨著美國川普共和黨政權執政，新絲路倡議似乎已經夭折。阿富汗現在超過七成的領土都被不同的塔里班勢力重新佔據，而阿富汗總統 Hamid Karzai 政權只能在美軍的保護下，控制幾個大城市。

（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西進」開拓策略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是由中國於 2013 年主導倡議，橫跨歐亞歐大陸的「超級」經濟發展計畫。透過強化沿線基礎建設，一方面消化中國過剩資金與產能，尋找新的市場，另一方面透過投資與貿易加強中國與這個廣闊區域市場的連結性，不僅藉機開發中國內陸省份，同時確保能源安全，甚至擴大國際影響力。鑑於美國「新絲路倡議」效果不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面對高風險、無利可圖的投資，一切都由中國主導融資，甚至施工建設。抱著「高風險高回報」的心理，引來「債

務外交」的批評。¹⁵

中國官方並沒有明說「一帶一路倡議」是否用以針對或反制當時美國提出的「重返亞太」策略，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在 2012 年 10 月 17 日《環球時報》上發表《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一文，提出中國應該反向謀劃「西進」戰略，進一步連結南亞、中亞、中東，甚至更往西拓展各種密切合作關係。更加迫切地，中國當時應是想反制美國歐巴馬總統提出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美國對世界貿易組織運作感到失望，歐巴馬在 2011 年 APEC 峰會中就直接點名批評中國應該停止操弄國際規則。組建 TPP 就是為了設置一個更高的標準，設計一個新的大戰略，排除並防堵中國改寫全球經濟規則。¹⁶中國為求未雨綢繆，設想如果喪失亞太市場，就必須向西進攻，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攸關中亞區域的計畫可分成 4 部分。「新亞歐大陸橋經濟走廊」與「中蒙俄經濟走廊」主要處理從中國沿海到西歐的通關、鐵公路與港口建設、物流運輸問題。「中巴經濟走廊」傾全力打造巴基斯坦基礎建設，投入超過 400 億美元，開通進入印度洋的通道，是「一帶一路」的「旗艦專案」。至於「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則勾連中亞五國、伊朗與土耳其的發展計畫，相關國家的基礎建設也頗薄弱，非常想要獲得外資，刺激經濟發展。

¹⁵ 美國副總統 Mike Pence 在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的演說中，就批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進行的債務外交，參見：

<https://www.hudson.org/events/1610-vice-president-mike-pence-s-remarks-on-th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s-china102018>

¹⁶ 也有評論 (尤其是維基解密, Wikileaks) 認為，美國嘗試建立 3T (TPP、TTIP、TISA) 來圍堵金磚四國以及其他新興經濟體崛起，重塑世界貿易規則，不僅圖利美國主導跨國企業與產業鏈、排擠並制裁其他競爭體，同時傷害民主體制，不顧人民個體利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w7PORGZQxQ>

中國官方規劃的終極理想是「陸上一帶」與「海上一路」將在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半島、東非、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港口交匯縫合。換句話說，「一帶一路」等於展示一個超大的野心，中國將重劃歐亞非地緣政治格局，開拓一個由中國為中心的貿易網路，創建一個在政經上統籌羈縻的「新西域」。

值得注意的是：(1) 除去「中蒙俄經濟走廊」，其他 3 條走廊直接與中國接壤的部分就是新疆，因此對新疆的治理成效，理應成為這 3 條走廊成敗關鍵之一；中國現在的新疆「再教育營」政策，短期當然是為排除阿拉伯世界傳入的伊斯蘭信仰方式、減低暴恐、安定社會，但是長期則是為求重塑當地突厥民族的政治認同，鞏固新疆作為「西進」策略的橋頭堡地位。但是這個政策太過高壓，是否弄巧成拙還有待觀察。

(2) 歐亞大陸中間地帶的確缺乏外資投入，因此中國登高一呼，就喚起共鳴。「中國-中亞-西亞經濟走廊」應該算是一個中國的未來「大中亚」素描，而這些國家的政權也「非常配合地」與中國進行折衝談判，紛紛提出子計畫以求獲得中國的投資，像是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塔吉克斯坦「能源交通糧食」三大興國戰略、土庫曼斯坦「強盛幸福時代」、土耳其的「中間走廊」。

(3) 「一帶一路」眼前最大的盲點，可能不是沿線國家政權的合作或抗拒，而是對當地社會安全與秩序的影響。中國政府非常習慣「由上到下的」合作關係，常常只是打通相關國家政權的精英與政治人物，帶來更多的貪腐，社會不公義，卻不顧當地社會草根結構被影響的情況。

(三) 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的「再蘇聯化」策略？¹⁷

「歐亞經濟聯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三國在 2014 年於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簽約正式成立，¹⁸隨後亞美尼亞、吉爾吉斯斯坦也立即加入取得正式會員國資格，而摩爾多瓦成為觀察員國。這個區域組織基本上是模仿歐盟的結構而建立，基本上計畫建立共同市場，暢通貨物、人員、資本的流通，去除關稅壁壘。但是俄羅斯是否有能力全面實現這樣的理想，其實一直有爭議。其中一個主要的關鍵，就是成員國在歐亞經濟聯盟的官員只向自己國家政權效忠，並沒有共同意識、或被充分授權，可以扮演聯盟決策者的角色，所以難以期待這個聯盟能像歐盟那樣實質運作。

俄羅斯總統普丁願意支持「歐亞經濟聯盟」，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對西方世界的不信任，認為他們總想裂解俄羅斯，直接的挑戰就來自兩方：第一、歐盟不斷東擴的壓力。第二、當時美國準備推動「大中亚」、或稱「新絲路」的計畫。¹⁹

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成員亞美尼亞為例，2013 年已經準備開始與歐盟簽訂協議，俄羅斯為了阻止「入歐」的進程，就威脅軍售約十億美元的武器給亞美尼亞的敵國亞賽拜然，而且當時有傳言說俄羅斯販售到亞美尼亞的瓦斯也要漲價。於是亞美尼亞妥協，不

¹⁷ 所謂「再蘇聯化」是 Hillary Clinton 形容「歐亞經濟聯盟」的用語，參見：
<https://www.rferl.org/a/clinton-calls-eurasian-integration-effort-to-resovietize/24791921.html>

¹⁸ 歐亞聯盟的想法最初由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在 1994 年提出，目標是全方位的，希望同時建立「共同經濟空間」與「共同防禦空間」。可參見 Mikhail Alexandrov, *Uneasy Alliance: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Kazakhstan in the Post-Soviet Era, 1992-97* (Greenwood Press, 1999)。但直到普丁主動支持，才有機會化為實際。

¹⁹ Bulat Sultanov, "Kazakhstan and Eurasian Integration," in Piotr Dutkiewicz and Richard Sakwa, eds., *Eurasian Integration: The View from Withi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97-110.

再討論加入歐盟，反而加入了歐亞盟。

烏克蘭的情況更是慘烈，親歐盟的總統不願意加入，結果導致後來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與東烏克蘭戰爭。另外，前蘇聯的成員國像是格魯奇亞、烏克蘭不斷出現反腐敗、甚至反對親俄政權的遊行示威，普丁認為這都是西方挑釁的舉動。他主張，如果俄羅斯要在全球地緣戰略上仍能佔有一席之地，就必須重整前蘇聯版圖，作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那麼中亞作為「後院」，當然需要排除西方/美國勢力。

根據俄羅斯總統普丁的「歐亞主義」，他一直想要打造一個「大俄羅斯」。²⁰但普丁又怎麼看待與「歐亞經濟聯盟」同時出現的「一帶一路」？2015年習近平前往莫斯科紀念二戰終戰七十年時，據傳普丁同意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連結，之後也傳出「上海合作組織」就是進行連結的最佳平台。2016年，普丁還傳出打造「大歐亞夥伴關係」說法。²¹儘管俄、中兩國彼此不斷在口頭上表達善意，也不斷談判，但是「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如何做連結至今似乎並沒有實質進展。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中亞國家的幾個政權介於俄、中兩大國之間，一方面期盼中國的資金挹注，另一方面也希望維持與俄羅斯的正面關係。

²⁰ 俄羅斯推動的「歐亞主義」是種政治效忠或認同的意念，但「歐亞主義」也是俄羅斯知識份子的一個思潮、反省或對帝國格局的期待。Marlene Laruelle,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²¹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聖彼德堡國際經濟論壇首次提及這個概念，參見：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2178

肆、結語

強權競逐而被賦予中亞的「他稱」，像是「突厥斯坦與哈薩克斯坦」、「西突厥斯坦 vs 東突厥斯坦」、「內亞 vs 中亞」，有的最後也被接受成為「自稱」。這些概念涵蓋的區域，都指謂了某種強權爭奪的理想與現實，也因此國際關係學理上，也可以推導延伸出「大中亚」與「大中东」的概念。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後形成俄羅斯、英國、清帝國三分中亞國際關係的局面。二次大戰後，大英帝國退出競逐，世界進入冷戰二分格局，蘇聯與中國的關係也出現更迭，仍各掌握中亞區域的一部分。

隨著蘇聯瓦解與冷戰結束，中亞出現 5 個獨立的國家，伴隨全球武裝伊斯蘭主義擴張滲透，怎麼「定義/劃分」中亞的問題重新出現。強權重啟地緣競逐，也出現美國的「新絲路」、中國的「一帶一路」、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三個版本與構想，至今方興未衰。巧妙的是三個版本都是以發展經貿為發想基礎，解決眼前不同的挑戰，並伺機藉此在這個區域「圈地」，自行規劃未來國際地緣政經版圖。美國「新絲路」在川普當選總統後暫時停擺，而俄羅斯與中國則繼續折衝。中亞似乎仍逃不出宿命，未來的走向仍被世界強權操弄，他們也還在決定如何重新定義「中亞」。

